

後
漢
書

一
四



列傳卷第二十五

范曄

後漢書三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純

子奮

曹瓌

鄭玄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

宣帝時為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

臣賢案張

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謹封富平侯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戶耳

父

放為成帝侍中純少龍衣爵土哀平間為侍

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偽多亡爵土純

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
故得復國五年拜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

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輸督促也委輸轉運也監諸

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

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

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

富平之半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也純在朝歷世明

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

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

甚重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

日或至數四

過三以至於四也

純以宗廟未定昭穆

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陛下
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
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
名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年
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皇
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如舊制又
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節

侯

南頓令欽即光武之父
春陵侯買光武高祖也

禮為人後者則為

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

太宗謂元帝也
據代相承高祖

至元帝八代光武即高帝九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
體元帝故曰既事太宗下又云宣元皇帝尊為祖父
又曰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成帝以下祭於長安
其義明矣降其私親謂春陵已下不別序昭穆

今

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

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

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

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

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

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
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
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
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
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
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
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
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高
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

隨所在而祭焉明年純代朱浮為太僕二

十三年代杜林為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

迹務於無為曹參惠帝時代蕭何為相國遵蕭何法無所變更選辟掾

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為

漕上音時丈反陽渠在洛陽城南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

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為禮

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論語載宰我之言也宜

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

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

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

再殷周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又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合祭柰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

毀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也漢舊制三年

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

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賢臣

案平帝元始五年春禘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今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禘俱

是大祭名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可通也

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禮說

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

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

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

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卦用事故言陽氣在上也故正尊

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

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

八年自十八年至此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

之自是禘禘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

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

人足仍類也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

禮義既富而教者也

論語曰子適衛冉子曰既庶矣

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也

乃案七經識明堂圖

識

也解見光武紀七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

河間古辟雍記孝武

太山明堂制度

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帝封太山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水環宮垣為複道上有樓也

及

平帝時議

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議於公車也

欲具奏之

未及上會博士相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

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三

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

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

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

鄭玄注曰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

樂動聲儀曰以

雅治人風成於頌

動聲儀樂緯篇名也

有周之盛成康

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

巡狩至于岱宗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

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

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

澤雨施

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

云受天之祐四方來賀

下武之詩也鄭玄注云言武王受此萬年之壽

輔佐之臣亦宜蒙餘福也今攝提之歲倉龍甲寅德在東

宮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建武三十年太歲在甲寅時歲德在東宮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

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

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勳復祖

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

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

御史大夫從也視比并上三元封舊儀及刻石丈

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儀令侍中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廣丈二高九尺有玉牒書書祕其事皆禁禪肅然

天子親拜衣上黃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三月薨籍五色土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

謚曰節侯子奮嗣

奮字穉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

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

東觀記曰

家丞名歎

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

純遺勅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勅收下獄

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

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

奉音扶用反

贍卹

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十年僭耳降

附

僭耳郡武帝置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也

奮來朝上壽引見宣

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以爲侍祠侯

名臣子孫侍祠封侯解見鄧禹傳

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

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爲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尉明年代栢郁爲太常六年代劉方爲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立成也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

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

不能叙心願對中常侍疏奏

疏猶條錄也

即時

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
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
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以
病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
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
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禮記

樂記孔子之辭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

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禮積命

之辭也宋均注云修外飾容貌也修內蕩滌心性也已矣夫恨不制作禮樂也又曰禮樂

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

其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

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眾儒不達議

多駁異臣累世台輔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六代祖子孺宣帝

時為衛將軍領尚書父純光武時為司空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

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

定

先死謂未死之前也

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

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

見曹褒傳

王者化定

制禮功成作樂

禮樂記之文也功成化定同耳功謂王業化謂教人也

謹

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

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

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

章帝勅曹褒於東觀次序

禮事依準舊典凡百五十篇奏之也

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猶周

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

周公

制禮皆斟酌文武之美德為之節制不自述也今先帝已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疑而不為也詩頌曰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其收
之駿惠我丈王又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也
久執

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

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雖善

之猶未施行其冬復以病罷明年卒於家

子甫嗣官至津城門侯
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門也當洛水浮橋漢官儀

曰侯一人秩六百石也甫卒子吉嗣永初三年吉卒無

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
張安

世字子孺昭帝時為右將軍始封富平侯卒子延壽

嗣卒子勃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武初

改封武始侯卒子奮嗣卒子甫嗣卒子吉

嗣無子國除此言八代者除安世始封也經歷算

亂二百年閒

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至永初三年合一百八十二年

故曰閒也

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爲比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

前書沛人慶普字孝公爲東平太傅受禮於后蒼號慶氏禮也

建武中爲博士

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郊

三雍大射養老禮儀

五帝及天地爲七郊三雍以下解見明帝紀

顯

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

而禮樂崩闕不可爲後嗣法五帝不相沿

樂三王不相襲禮

禮記正文也言損益不同也

大漢自制

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
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
機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
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詩曲操
以俟君子

操猶曲也劉向別錄曰君子因雅琴之
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

作者名其曲曰操言
遇災害不失其操也

拜充侍中作章句辯難於

是遂有慶氏學褻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
充業博雅踈通尤好禮事常感朝庭制度
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

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

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圍令

圍縣屬陳

留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南也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

盜徒五人來入圍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

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勅吏曰夫絕

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管

仲遇盜而升諸公

禮雜記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目注云

此人但居惡人之中使犯法耳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

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

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嚴奏褒與弱免官

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

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

世以光十一以興九謂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章帝也尚書琰

機鈐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緯本

文云使帝王受命用吾道述堯理代平制禮放唐之文化洽作樂名斯在宋均注云述脩也子末

小子託于數終曷以續興崇弘祖宗仁濟

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宋均注曰

堯巡省於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為考河命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三篇

在中

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

孝經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

三王馳宋均注云步驟謂德隆道用日月為步時事彌順日月亦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是優劣也

況

于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

見圖書中心慙焉褒知帝旨欲有興作乃

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

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

世俗致禎祥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

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

言明白也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

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

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僚拘攣難與圖

始

拘攣猶拘束也前書鄒陽曰能越拘攣之語也

朝廷禮憲宜時刊

立明年復下詔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

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

滋生赤草之類紀于史官

赤草即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

一葉至十五日十六日落一葉周而復始也

朕夙夜祗畏上無以彰

于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

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

各盡所能褒省詔乃歎息謂諸生曰昔奚

斯頌魯

韓詩曰新廟弈弈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考甫詠

躬

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

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

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

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

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

玄武司馬班固

玄武司馬主玄武門續漢志云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也

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

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

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

言相爭不定也

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

矣

夔堯樂官也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

章和元年正

月乃召襄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

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襄曰此制散略

多不合經

散略猶踈略也

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襄既受命乃次序

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

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

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

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

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爲作章句

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左騎

漢官

儀曰羽林左騎秩六百石領羽林屬光祿勳也

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

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

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

遂不行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

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

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寢乃
愴然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
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寢巡
行病徒為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七
年出為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
寢到乃省吏并職退去姦姦殘澍雨數降其
秋大孰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坐上災害
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為侍中寢博物識
古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

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
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

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

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

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

仰之容貌也文帝時魯徐生以容為禮官孫襄亦善為容容或作宏義亦通也

是以賈誼

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

也

賈誼等以叔孫通禮制疎略並上書對策請更改作皆不從所以歎息也班固曰今大漢久曠大義

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

資文宣之遠圖明

懿美而終莫或用

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美略遠謀而終不能用賈誼等言

誼文帝時人王吉宣帝時人

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

禮記

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有不盡矣言

未備也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

明發謂發夕至明也詩曰

明發不寐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

事焉

洋洋美也

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

復墜矣

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奏褻擅制禮遂不行也

夫三

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泐樂所以咸莖異

調中都殊絕

咸咸池黃帝樂也莖六莖顓頊樂也見前書異調言古今不同處中都魯

邑名也家語曰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殊絕猶斷絕也言古樂不同舊禮亦絕也

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

度未足定其滋章言時代遷移繁省不定也斯固世主所

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

謝臯蘇而制令亟易夔舜樂官襄魯樂官也臯繇虞士官蘇忿生周武王

之司寇也修補舊文獨何猜焉言刑樂數改而修禮則疑之禮

云禮云曷其然哉歎其不能定也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

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為鄉嗇夫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

收賦稅也

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

之不能禁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

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遂造太學受業

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

秋三統歷九章算術

三統曆劉歆所撰也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

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傍要七盈不足八鉤股九

又從東郡張

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

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

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

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
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
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
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
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

東矣

前書曰田何授易於丁寬學成
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

玄自游學

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
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
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

嵩字賓石
見趙岐傳

遂隱修

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

著公羊墨守

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城也

左氏膏肓

說文曰肓隔也心下為膏喻左氏之疾不可為也

穀梁癡疾玄乃發墨

守鍼膏肓起癡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

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

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

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

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

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

脅玄不得已而誦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
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
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
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
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屣謂納履未正
曳之而行言趨
也賢急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

士鄉

管仲相桓公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鄉六
士鄉十五以居工商士也事見國語也

越

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

吳越相攻越王句
踐乃中分其師為

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
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見國語

鄭君好學

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

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

黃公漈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吳公文帝時為

河南守鄧公景帝時為謁者僕射太史公司馬談武帝時四皓高帝時也有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

季也須眉皓白故言皓秦末隱於商雒南山以待天下之定漢興迎而致之也然則公者

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

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

戒鄉人侈其門閭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為縣獄吏決獄平郡為

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先是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我決獄多陰德

子孫必有興者也

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

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

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

趙王乾之相也

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

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

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

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

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

吏

廝賤也

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

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咸從

捧手有所受焉處逸謂處士隱逸之大儒遂博稽六藝粗

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

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執

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

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

併名早為宰相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並為宰相

也併音步鼎反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

宜式序式用也序列也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

先聖之元意思整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

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

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

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

傳家謂家事任子孫

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

也曲禮曰七十老而傳

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

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

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兢兢

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曷求君子之道研

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詩大雅人勞
篇之言也

顯

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

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

雖無絃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

謂頗被辟
不就也

自

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

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

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

其人謂好
學者也前

書司馬遷曰僕誠已
著此書傳之其人也

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

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

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
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
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
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
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
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
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
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
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

以四科

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顏淵閔子騫及子游子夏並見論語也

回賜之

徒不稱官閔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

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

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

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

在辰來年歲在巳

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

賢人嗟玄以識合之蓋謂此也

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有

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

官度津名

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以通宋鄭淮泗即今官度

令其

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
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
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經赴會千
餘人門人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五經依
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
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
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
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
禮難凡百餘萬言

案謝承書載玄所注與此略
同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

也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

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

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

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慮字鴻豫基字伯輿魏鎮南將軍安樂鄉

侯琰字季珪魏東西曹掾遷中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大僕嘏字昭光魏黃門侍郎也時並

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

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

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

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

之曰小同

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

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荅曰不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醜之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

埃塵也

漢興諸

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

文之徒滯固所稟

稟受滯固猶固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

異

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

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

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

家

括結也易坤卦曰括囊無咎也

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

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

訓而長於玄

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之父為王父也范曄祖父審字武子晉武帝時為

豫章太守經義每以玄為長也

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

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言審教授專崇

鄭學也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

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

家也伯仁先歸釐我國祭

釐理也言純釐理禘拾之祭也

玄定

義乖褻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

孔書謂六

經也輟止也中輟謂曹褒禮不行也

後漢列傳卷第二十五

後漢列傳卷第二十五

三

吳

列傳卷第二十六 范曄 後漢書三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鄭興 子衆 范升

陳元 賈逵

張霸 子指 指子陵 陵弟玄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

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

學者皆師之 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子嚴為左氏春秋 天鳳中 王莽年也

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 左氏義也 歆美興才

使撰條例章句傳詁及校三統歷

說文曰詁訓古言也

音古度反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

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

丞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為長史令還奉

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

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

更始

起南陽南陽屬荆州故曰荆楚也

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

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

山西謂陝山巴西也

此天下同苦

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

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

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

小白齊桓公也春秋齊小

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今議者欲先定

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

國家之守轉在函谷

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入則國家鎮守轉在函谷

也雖卧洛陽庸得安枕乎

庸用也

更始曰朕

西決矣拜興為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

朔方涼益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

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

不通興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為

之屈稱疾不起置矜已自飾常以為西伯

復作西伯文王也作起也乃與諸將議自立為王興聞

而說置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

噤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左傳富辰諫周襄王之辭間者

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

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

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論語孔子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

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

時史記曰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人
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後聞紂
殺比干囚箕子乃告諸侯以伐之故曰待時也
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

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
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
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
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
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
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

左傳杜預注曰器
車服名爵號也

不可以假人者

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

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病猶難也及囂遣

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

聽而徒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

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興嘗

為涼州刺史囂為西州將軍故曰僚舊也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

其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周旋

猶遵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也今為父

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

留是以親為餌

猶釣餌也

無禮甚矣將軍焉用

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

郡之地

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也

擁羌胡之眾以

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為專命

之使入必為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

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

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

興業為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

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為辨裝遂

今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

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

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

左傳趙衰曰臣亟聞郤穀之言矣郤

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

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

觀射父之德

左傳子產辨黃熊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觀射父楚大夫也對楚昭王

以重黎羲和之事見國語

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

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

張仲周宣王時賢臣也燕樂也翼勸也詩

小雅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

乃徵爲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

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爲灾地反物爲妖

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灾生左傳晉伯宗之辭天反時爲灾謂寒暑易

節也地反物爲妖謂羣物失性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

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

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杜預注曰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純陽用事陰氣

未動而侵陽也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未及夏至也三辰

有灾三辰日月星也於是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

饌盛避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樂奏鼓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

史用辭

用辭以自責也此以上皆左傳載魯太史荅季平子之詞也

今孟夏

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灾尤重夫國無善

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

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

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

謫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也

堯知絲不

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

齊相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卻縠

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

史記曰相公與兄子糾爭位糾

使管仲將兵遮道射相公鉤帶及相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卻芮謀燒公

宮殺文公官者勃鞞告之後文公以郤穀爲中軍帥穀即郤芮之族文公不以爲讎而在焉言唯賢是用不私其私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

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

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

以濟羣臣讓善之功濟成也夫日月交會數

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

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元急則

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

以來率多寒日正月夏之四月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恒寒若

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

申戒欲其反政故灾變仍見此乃國之福

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剋

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剋能也柔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

柔剋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

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

興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非

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

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
章溫雅然以不善識故不能任九年使監

征南積弩營於津鄉

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
傅俊屯津鄉以拒公孫述

津鄉在今
荆州也

會征南將軍岑彭為刺客所殺興

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

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

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

蓮勺縣屬左馮
翊故城在今同

州下邳縣東北
蓮音輦勺音酌

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興

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

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

栢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斟酌謂取其意指也世言

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

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勻後遂不復仕客授

閔鄉閔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聞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

家子衆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

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

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

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
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
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
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
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

聞而竒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梁松坐懸飛書

誹謗下獄死事見梁統傳也

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

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

騎司馬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也復留給事中是時

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
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
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
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
京師朝議復欲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
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
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

武帝開通西域
本三十六國

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
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

既到便偃蹇自信

信音申

若復遣之虜必自

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

駁議謂勸單于歸漢

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敢

為患

明帝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王原曼栢

帝不從復遣衆衆

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今匈奴遂能

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
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
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
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
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
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
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戍
已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
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

年代鄧彪為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

官眾諫以為不可

武帝時國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以主之昭帝罷之今議

之欲復

詔數切責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

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

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為長

樂未央廢令

續漢志曰廢令一人秩六百石

延光中安帝廢

太子為濟陰王安世與太常相焉太僕來

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

賜錢帛除子亮為郎眾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

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

後生宣帝時梁丘賀之易也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為

議曹日史時莽頻發兵役徭賦繁興升乃奏

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聞於其父母為孝

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論語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

其父母兄弟之言聞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即諫在下無有非

君者是忠臣也今眾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

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

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
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
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
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
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今動與
時戾事與道反馳騫覆車之轍探湯敗事
之後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
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後出益可怪晚發
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
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

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

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

王莽時青徐二部爲寇號青徐

賊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

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

其言而音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

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

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

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

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

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

達進也

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
不可開口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
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
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

易左氏春秋立博士

費直字長翁善易長於卦筮見前書

詔下其

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
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
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

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
 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
 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
 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
 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
 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
 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
 已行次復高氏沛人高相善易與費直同時見前書春秋之家
 又有騶夾前書曰騶氏無師夾氏未有其書也如今左氏費氏

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竒異並復求立
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
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
學約之弗叛矣夫

論語孔子之言弗
叛言不違道也

夫學而

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
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
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
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

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

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于知命自衛

反魯乃正雅頌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自衛還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

故雅頌各得其所見史記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

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

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

也已攻猶習也異端謂奇技也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

而堯舜之道存穀梁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公羊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樂堯

舜之道也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

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

易下繫之文也

又曰正其本萬事理

今易無此文也

五經之

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

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

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升爲出妻所告

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

免卒於家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

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

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

時而別自名家

元父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賈護

字季君並見前書也

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為馱難

將軍

馱一禁反

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銳精覃

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

與栢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

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

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

正文武並用

撥理也語見公羊傳

深愍經藝謬雜真

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

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

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

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

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

氏孤學少與

與猶黨也

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

至音不合眾聽故伯牙絕弦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

為友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不復鼓琴以時人莫之能聽也見呂覽

至寶不同眾

好故卞和泣血

卞和得寶玉獻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刑其右足武王歿後復獻

之文王復曰石也刑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其璞於郊泣盡以血繼之王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事

見韓子也

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

仲尼去魯斥齊逐乎宋衛困於

陳蔡之間見史記

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

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

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

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

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

小差掇為巨謬

媒狎也黷垢濁也掇拾也音丁括反

遺脫纖微

指為大尤杖瑕摘釁

杖音於
決反

掩其弘美所

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

大戴記小辯篇
孔子曰小辯破

言小言破義
小義破道

外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

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

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

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

盤庚都耿自耿遷於殷
文王都鄴武王都鎬周

公輔成王
營洛邑

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

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

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閒時聞

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

渠論而穀梁氏興石渠閣以藏祕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韋

立成梁丘賀等講論五經於石渠也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

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

儉吾從眾至於拜下則違之論語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

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何晏注云麻冕緇布冠也古績麻三十升以為之純

絲也絲易成故從儉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夫明

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

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離朱黃帝時明目者也一號離婁慎子曰

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師曠不為新聲易耳

桓譚新論曰晉

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告之曰為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

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今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

方今

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

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

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

者之累惑

洮汰猶洗濯也

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

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

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

褐織毛為布貧者之服也

誦孔氏之正道理立明之宿冤若辭不合
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
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
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
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
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譁
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
廢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
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

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也帝賓臣者

霸言以臣為師以臣為賓也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

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

論語文也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蕭何為相國高帝賜劔履上殿

入朝不趨太宗假宰相輔之權太宗孝文也申屠嘉為丞相坐府召太中大夫

鄧通欲誅之孝文使持節召通令人謝嘉故曰假權也及亡新王莽遭漢

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偷竊也況已自喻

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

舉為明徵許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

弟變其父兄

王莽時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

罔密法峻大臣

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

戮

董忠為王莽大司馬共劉歆等謀誅莽事發覺死也

故人君患在自驕

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

有日昊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

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

中昊不遑暇食史記曰伯禽封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亦不賤矣我一沐三

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汝無以國驕人也

不聞其崇刺舉

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

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

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

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司察

猶督察也

李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歆府數

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

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

帝時為梁王太傅

為文帝子梁王揖之傅也

曾祖父光為

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

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

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暉

風俗通曰塗姓塗山氏之後暉字子

真受尚書於胡常見前書

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

二十一篇達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

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

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

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等皆

為穀梁見前書也

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

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

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倣儻有大節

愷樂也悌

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也倣儻卓異也

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

詰五十一篇

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

永平中上疏獻

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

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

侯劉復

臨邑東郡縣也復齊武王伯外孫北海王興子

復不能對薦

達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達問之對曰昔武

王終父之業獄焉驚在岐

獄驚鳳之別名也周大夫內史過對周惠

王曰周之興也獄焉驚鳴于岐山事見國語也

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

集此胡降之徵也

仍頻也宣帝時神雀再見改爲年號後匈奴降服呼韓入

也朝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

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
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
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
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
具條奏之曰臣謹摛出左氏三十事尤著
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
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
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
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

左傳宋人執
鄭祭仲曰不

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昭公而立厲公杜預注云
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被拘廢長立少故書名
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
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知權柰何宋人執之謂
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
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之
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鄆入于齊紀侯
大去其國賈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
背兄歸讎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
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柰何請後
五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奢子
伍尚伍負曰來吾免而父尚謂負曰聞免父之命不
可以莫之奔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奔名
不可廢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讎公羊傳
曰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讎
是不深父也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
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以地叛雖賤必書
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勳則思

禮行則思義公羊傳曰冬黑弓以蓋來奔文何以無
邾婁通濫也曷謂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賢者孰謂

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

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

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

傳詰藏之秘書建平中

建平哀帝年也

侍中劉歆

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特

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

之

排擯却也劉歆欲建立左氏哀帝令歆與諸儒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乃移書太常以責之

故被排擯事見前書

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為

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
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
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
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
崇君父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

至切至直至順

左傳曰翼戴天子加以恭又曰君命天也天可讎乎委質策名貳

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又曰弃父之命惡用子矣以有無父之國則可是崇君父卑臣子也左氏王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又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是彊幹弱枝也又曰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史記曰孔子且三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

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

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施讎孟喜梁丘賀也尚書

歐陽復有大小夏侯歐陽和伯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也並見前書今

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

圖識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

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為劉

氏明漢承堯後也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

得為火德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是為帝顓頊當時五經家同為此說若以顓

頊代黃帝以土德王即顓頊當為金德高辛為水德堯為木德漢承堯後自然不得為火德也左氏

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識所謂帝宣也

左氏

傳曰黃帝氏以雲紀少昊氏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

朱宣宋均注曰朱宣少昊氏也如今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

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

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

謂改元

建初九年為元和元年正歷謂元和二年始用四分歷也

是以麟鳳百數嘉

瑞雜還

雜還言多也章帝時鳳皇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神雀

白燕等史官不可勝紀見東觀記

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

機綜微靡不審覈

覈實也若復留意廢學以

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

廢學謂左氏傳也

書奏

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今逵自選公

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

公羊

高作春秋傳號曰公羊春秋嚴彭祖顏安樂俱受公羊春秋故公羊有嚴顏之學見前書也

與

簡紙經傳各一通

竹簡及紙也

逵母常有疾帝

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顏

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

人事於外

無人事謂不廣交通也

屢空則從孤竹之子

於首陽山矣

屢數也空乏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卒餓死也

達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

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

異達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

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棘固齊人也為齊詩申公魯人

也為魯詩韓嬰為韓詩毛萇為毛詩故謂事之指意也遷達為衛士令北

衛士今一人掌南北官秩比六百石見續漢志也八年乃詔諸儒各選

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

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達所選弟子及

門生為千乘王國郎千乘王伉章帝子也朝夕受業

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
元三年以逵為左中郎將八年復為侍中
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
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
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
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
爭輒令祝少賓

祝詛也東觀記曰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心不直者終不

也敢祝

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
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字叔異性

仁孝

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食母怜之強爲飯宗親共異之因

字曰異也

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爲魯相

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
達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
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
世稱爲通儒

應劭風俗通義曰授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綱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

也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

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

惜除兩子爲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

宗亦徒有以焉爾

言賈鄭雖為儒宗而不為帝所重故曰亦徒有以焉爾

栢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

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

賈逵附會文致謂引左氏明漢為堯

後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言時主不重經而重識也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

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

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

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

猶饒

也益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

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
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舉孝廉光祿主事

稍遷

光祿勳之主
事也見漢官

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表用

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為潁川太

守松為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

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

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以樊儵刪嚴氏春

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

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

開贖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

之力童謠曰弃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

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

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史記蔡澤之辭也易豐卦

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也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

徵四遷為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

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為交霸遂巡

不荅眾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為五更會

疾卒年七十遺勅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

死言臚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

高臚博二縣名屬泰山郡禮記曰

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於臚博之間因葬焉

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

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

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

已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

遂家焉將作大匠翟醜等與諸儒門人追

錄本行謚曰憲文中子措

措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

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
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
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措疾其如
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
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
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
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
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

五府太傅太尉司
徒司空大將軍也

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

陵令張措行慕原憲操擬夷齊

原憲魯人字子思孔子弟

子清約守節貧而樂道

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

獨拔羣俗前比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措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

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措從學之措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措言從學術措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

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下詔
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十終
於家子陵

陵字處沖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
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令出勅羽林
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
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
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
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

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
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陵弟玄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
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
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
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
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
已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
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

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
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縣報海內
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
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
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
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
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
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
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

左傳曰言出於
余口入於爾耳

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

山在今
汝州南

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為掾舉侍御史不

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彊起至輪氏道病

終輪氏縣屬潁川郡故城在
今洛州洛陽縣城西南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眾馳一介爭禮

氈幄一介單使也左傳曰君亦不使一
介行李告於寡君氈幄謂匈奴也升元守

經義偏情較霸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善

術所舍成市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六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六

列傳卷第二十七 范曄 後漢書三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淵聖御名 榮 子郁 孫焉 曾孫鸞 玄孫典 玄孫彬

丁鴻

栢榮字春卿沛郡龍元人也

續漢書曰榮本齊人遷于龍元

至榮六葉東觀記曰榮本齊栢公後也栢公作伯支庶用其謚立族命氏焉

少學長安

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

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當

為博士徒眾尤盛見前書

貧窶無資

字林曰窶空也

常客傭以自

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闕家園至王莽篡

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
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
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
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閒建武十九年年
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
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
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
湯從音七容反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栢榮
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

昌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爲高第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榮妻爲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太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建武十八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歎曰剗剗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湯以明經嘗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常言曰此皆何拜爲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仲弓之力也

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闕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女

諧續漢書曰闕字作明俞然也然其所舉勅令往言汝能和諧此官謝承書曰臯弘字秦卿吳郡人也

家代為冠族少有英才與栢榮相善子徽至司徒長史也因拜榮為博士引

闕弘為議郎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

於前榮被服儒衣温恭有蘊籍蘊籍猶言寬博有餘也蘊

音於問反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

勝人儒者莫之及厭服也音一葉反特加賞賜又

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吹管奏雅頌也後榮

入會庭中詔賜竒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

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

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
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
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傳問病
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
家室也

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

後病愈復入侍講

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

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

侯陰識可

言可任也

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

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

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
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
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而
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
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
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
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
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姿通明
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

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

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泥再拜歸道

續漢書曰三公東西曹掾四百

石餘掾北二百石歸猶謝也

太子報書曰莊

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

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

能與於此此上二句周易之繫辭與音預況以不才敢承誨命

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

分明章句前書丁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是先師謝弟

子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見臯魚哭

孔子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皋魚曰吾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沒吾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弟子識之於是門人辭歸者十有三也今蒙

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

史記曰伏聞太后玉體不安君子於玉比德故以言也三十年拜為太常

榮初遭倉卒與族人相元卿同飢厄而榮

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

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

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東觀漢記

曰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曰平顯宗生笑盡氣力今何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

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爲郎榮
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
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
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
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大師
在是東觀記曰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也既罷悉以太官
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

雍初成拜榮爲五更三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雍前書音義曰皆叶天人

雍和之氣爲之故謂三雍五更解見明紀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

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

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

乃封榮爲關內侯食邑五千戶

東觀記曰榮以尚書授朕

十有餘年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乃封之

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

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

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

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

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

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床下榮卒帝親自

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

首陽山在

今偃師縣西北也 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

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華嶠書曰榮弟子丁

鴻學子郁嗣華嶠書曰榮長子

論曰張佚訐切陰戾以取高位危言犯衆

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

志士為之懷恥秦兵圍趙時魯仲連在趙因說令退兵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為仲

連壽連笑日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去

終身不復見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詩小雅角

見史記也而佚廷議戚援自居全弓篇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風人猶詩人也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六

德

佚諫云當用天下之賢才而乃自當其任故曰自居全德全德言無玷缺也莊子曰是謂全德也

意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

西巴放麇以罪作傅

並解見吳漢傳

蓋推仁審僞

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察則真邪幾於

辨矣

幾近也音鉅依反

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為郎敦厚篤學傳父

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

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

受封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

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

遷侍中

東觀記曰永平十四年為議郎遷侍中也

帝自制五家要說

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

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

家即謂五行之家也宣明殿在德陽殿後東觀記曰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

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

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

以侍中

監虎賁中郎將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

經遷越騎校尉詔勅太子諸王各奉賀致

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

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

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
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慙懼
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心
下當卓絕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肅宗即位郁

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

華嶠書曰郁上書乞身天

子憂之有詔公卿議議者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於是詔郁以侍中行服也

建初

二年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

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

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

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

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

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

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

無遺計舉無過事自禮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文也切而不勤謂習

與智長則常自切厲而不須勤勅若性猶自然也襁絡也保小兒被也保當作褓古字通也史佚成王時

史官名佚賢者也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

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

於前平成聖德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治魯詩蔡義河內温人也為韓詩給事

中也夏侯勝魯人也字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

應召訓亦講禁中酺等並自有傳臣伏惟皇帝陛

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
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栢榮親爲帝師子郁
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
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
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
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
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
頃之轉爲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
鴻爲太常明年病卒郁經授二帝恩寵甚

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揚

震朱寵皆至三公

鄧騭傳曰朱寵字仲威京北人也篤行好學從相榮受尚

書位至太尉

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

辭繁長多過其實

長音直亮反

及榮入授顯宗

減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

言由是有相君大小太常章句子普嗣傳

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

華嶠書曰

郁六子普延焉俊豐良普嗣侯傳國至曾孫絕豐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

孫鸞曾孫彬

並知名

馬字叔元少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有名
稱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遷爲侍中步兵
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爲皇太子以馬爲太
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
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
祿大夫遷太常時廢皇太子爲濟陰王馬
與太僕來歷廷尉張皓諫不能得事已具
來歷傳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
錄尚書事馬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建言

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

省猶視也

帝從之以焉

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視事三

年坐辟召禁錮者為吏免復拜光祿大夫

陽嘉二年代來歷為大鴻臚數日遷為太

常永和五年代王龔為太尉漢安元年以

日食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

黃瓊楊賜最為顯貴焉孫典

華嶠書曰焉長子衡早卒中子

順順子典

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

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

立廉操不取於人門生
故吏問遺一無所受也

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

數百人舉孝廉爲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

以罪被誅

沛相

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弃

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祠

堂盡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

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

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

驄馬御史及黃巾賊起滎陽典奉使督軍

賊破還以悟宦官賞不行在御史七年不

調

華嶠書作十年

後出為郎靈帝崩大將軍何進

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

華嶠書曰

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將也

獻帝即位三公奏典前與

何進謀誅閹宦功雖不遂忠義炳著詔拜

家一人為郎賜錢二十萬從西入關拜御

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都許遷光祿勳

建安六年卒官

鸞字始春焉弟子也

東觀記曰鸞父良龍舒侯相也

少立操

行襁袍糟食不求盈餘

東觀記曰鸞貞亮之性著乎幼冲學覽六

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賢狹於養已常著大布襜袍糲食醋餐也 以世濁

州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太

守向苗有名迹乃舉鸞孝廉遷為膠東令

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

後歸淮汝之間高其義後為已吾汲二縣

令東觀記曰陳留已吾長甚有名迹諸公並薦

復徵辟拜議郎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

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悟內賢故

不省以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七卒于家

子曄

曄字文林一名嚴

東觀記嚴作礫

尤修志介姑爲

司空楊賜夫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
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
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
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
嘗舍宿楊氏其貞忤若此也忤堅賓客從者
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於人仕爲郡功曹
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

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

陟

東觀記曰礮到吳郡揚州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

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

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

當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

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孰乃

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

亡之急其志彌固賓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

客從者皆肅其行也爭訟為凶人所誣遂死于合浦獄

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字元鳳早有

才惠
華嶠書曰

豐生麟也相帝初為議郎入侍講禁

中以直道悟左右出為許令

許縣名今許州許昌縣也病

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

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

案摯虞文章志麟文見在

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誄七首七
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

彬少與蔡邕齊

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

壻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

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

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

令劉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

奏猛以為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者為之

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

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

莫不傷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

共論序其志僉以為彬有過人者四夙智

早成岐嶷也夙早也岐行兒也嶷然有所識也詩曰克岐克嶷也學優文

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窅絜

操也窅下也音鳥瓜反乃共樹碑而頌焉劉猛琅邪

人相帝時為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

帝即位大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輔政復徵

用之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以取爵

位

謂伏生已後至伏湛也

中興而栢氏尤盛自榮至典

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子曰古之學者爲己

今之學者爲人

論語文也

爲人者憑譽以顯物

爲己者因心以會道栢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爲己乎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緄字幼春

王莽末守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

守不下緄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大喜厚

加賞勞以緄為偏將軍因從征伐緄將兵

先度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

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

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

縣唯緄願封本鄉或謂緄曰人皆欲縣子

獨求鄉何也緄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

必求堯堉之地孫叔敖楚相也堯堉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居

利地也楚越之間有寢立者甚惡
可長有以食也見呂氏春秋也

今綝能薄功微

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
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鴻年十三從栢
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
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
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
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
盛不報既葬乃挂練經於冢廬而逃去留
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

弱少也 生不供養死不飯哈皇天先祖並不

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任堪也 前上疾狀

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 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

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

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栢榮甚相友善

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

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

得申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餓死於首陽之山吳札吳王壽夢之季子

也諸兄欲讓其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皆是權時所行非常之道也伯夷當紂時吳札當周之末故言亂

也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

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

蒯賁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曷為蒯賁之子然則曷為不立蒯賁而立輒蒯賁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

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不以家事辭於王事故駿引以為言也

今子

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

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

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

續漢

書載駿書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二人無功下車先封之表善顯仁為國之砥礪也

伏見丁鴻經明行修志節清妙由是上賢之也

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

召見說文侯之命篇

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輔佐之功平王賜以

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

以名篇事見尚書也 稟給也公車署名公車所在因以名與博士同禮

諸待詔者皆居以待命故令給食馬 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

年徙封魯陽鄉侯 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郡也 肅宗詔鴻

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相郁賈逵

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 廣平王羨明帝子也

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相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也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之以名

馬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

馮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

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嘆曰

殿中無雙丁孝公

東觀記曰上嘆嗟其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

續漢書亦同而此書獨作時人歎也

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遂代

成封為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數

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伉皆至

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

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

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協時月

正日角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

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黃鵠羣翔所謂神人以和蒼響之休符也上善焉又曰

以廬江郡為六安國所以徙封為馬亭侯

和帝即位遷太常永元

四年代表袁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

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

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

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

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

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執則

日月薄食

周室衰謂幽王時也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詩小雅曰皇甫卿士番惟司徒家

伯維宰仲允膳夫其類非一故言之屬也

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月

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十月之交詩小雅篇名也孔甚也醜惡也

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辰之義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

卯木也又以卯侵金故甚惡也春秋日食三十六殺君三十

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

利器不可假人劉向上書云弑君三十六今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觀及續漢范氏

諸本皆云三十二蓋誤也威柄謂周禮之八柄即爵祿生置子奪廢誅也利器謂國之權執假借也左傳

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

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

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

不血食

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三家皆出自魯桓公故言三桓並專權魯國至魯昭

公遂為季氏所逐平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慙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為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

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謂呂產呂祿也產

領南軍祿領北軍謀危劉氏故曰統嗣幾移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

其德不得行其執也

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子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

伊尹之心則篡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

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

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

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

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

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

告人君聞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易曰天垂象見吉凶

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東觀記亦作先節俗本作失節字之誤也此臣驕

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

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勘天之

怒不敢戲豫詩大雅也雷電震耀天怒也戲豫猶逸豫也不敢自逸所以勘天也若

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妖銷滅害除福

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

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
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
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也臣愚以為

左官外附之臣

前書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為

左官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

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

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
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
雖云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
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

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

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

三光日月星也天道尚剛周易曰乾健也左傳

曰天為剛德

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

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

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

寶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

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

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

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

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
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
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
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
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
加常禮子湛嗣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

東觀

記及續漢書
夏字作蔓也

論曰孔子曰大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

此上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大伯周大
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大王見季歷賢

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大王疾大
伯因適吳越採藥大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諱
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諱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
身三諱也三諱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

志若乃大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絜情

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諱也違去也未始猶未嘗也言太伯伯夷

率性清絜超然去國未嘗故有求諱之名故大伯稱至德伯夷稱賢

人後世聞其諱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

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徇管也言二子非故立諱

風以求聲譽故至德稱於前古後代之人直欲營慕
其名而昧其深致所以激射詭譎之行生而取與之

間多詐
妄矣

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

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彪讓

國異母弟荆及鳳愷以國讓弟憲帝皆許焉弟不當
襲爵故言非服而彪愷皆獨受美名而陷弟於不義

也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

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

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

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

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鍾禮記曰夙夜強學以
待問又曰善待問者

如撞鍾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舂容而後盡其聲不善荅問者反此也

鞀駕堂修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從從就也

才鴻翼翼讓而不飾高論白虎深言日食

春秋經書日有食之杜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書不言月掩日而以自食為文關於所不見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七